

情缠劫上结

第七十八章

第七十八章

自小在尘缘寺，易初的情绪便没有太多的起伏，她也曾经好奇的想过自己是不是个木头人，分明小小的年纪，却心如止水。这样的疑问，一直到遇见阮卿言，她才明白，原来自己也是一个有欲望，会贪婪，难过想哭，开心想笑的人。

房间里回荡着沉重的喘息声，分明已经忍耐不住却还在拼命忍耐的轻吟。阮卿言觉得易初本来就很漂亮，如果不是头发都剃掉的原因，一定会更好看。可在这个时候，她发现易初比之前还要美上几分。

她的脸有些红，像水蜜桃一样白里透粉。漂亮的黑眸不再是淡薄冷静，也不是看自己时会露出的宠溺，反而充满了茫然和无措，其中还夹杂着那么一点点的勾人。阮卿言用了这个词之后就连她自己也有些奇怪，易初分明是很正经的，可这会给她的感觉就是很妖娆。

哪怕她还没有放开，还是很害羞的克制着声音，可阮卿言却觉得易初正在勾引自己呢。不然自己为什么会不舍得把视线从她脸上挪开，还会觉得她这么好看呢。不过，自己喜欢的悠悠，定然是最好看的。

“悠悠，你的样子好漂亮，我好喜欢。”阮卿言不懂该在这时候说什么，只是把自己心里所想照实说出来。易初嗯了一声作为回应，把头扭向一旁，承受着对她来说陌生无比的刺激。在闭上眼睛之后，即便看不到阮卿言的动作，可所有的触感变得尤为清楚。

阮卿言身上的香味越发浓郁，使得整个屋子都染上了那股迷离似幻的芳香。易初能清清楚楚的感觉到她的气息喷洒在自己的脖子上，那微凉的舌尖舔着自己的锁骨，一点点把她的皮肤打湿，所到之处，仿佛毛孔都舒展开来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开口发出声音。

只是最要命的还不是这处，而是阮卿言那两只作乱的手。或许是第一次这般触碰，阮卿言的左手始终不肯从自己胸前挪开，反复揉着捏着她的那地方，易初活过的二十个年岁加在所一起触碰的时间，怕是都比不上阮卿言今晚摸的多。

她不仅仅是触摸那么简单，还不停的揉动，捏着顶端来回扯动。易初从未觉得胸部涨得如此难受，阮卿言越是摸，就越发涨挺，可被她那么揉着，酥酥麻麻的感觉顺着被她揉的地方蔓延舒展开，全身都好像漂浮起来，又像是靠在了软软的云上，舒适至极。

“悠悠，你舒服吗？”见易初不停的喘息着却就是不出声，阮卿言故意把中指探到很深的地方，再弓起来用力摩擦过狭窄的甬道上壁。春宫图里经常会这么做，阮卿言也知道这般做很舒服，比手指直来直去舒服多了。

“恩…言儿…别这样…”

“悠悠是不喜欢我这样吗？可是你流了好多水，分明是很舒服吧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莫要形容出来，羞人得紧，言儿…别问我，你只管做就是。”

易初不敢在这种时候和阮卿言说话，她怕稍微开口便会暴露自己的声音，分明做这种事已经足够羞耻，如若自己还那么欢愉的发出声音，简直是对佛祖的亵渎。

“怎么做都可以？”听易初这么说，阮卿言来了精神头，易初早就被她弄的恍恍惚惚，也觉得阮卿言不会有什么举动，便点了点头，谁知她刚点了头，阮卿言竟是翻转了她的身体，让她跪在了床上，还托着她的小腹让她弓着身体。这样的动作使得臀部翘了起来，比之方才不知羞耻了多少倍。

“你…你怎可这般…阿弥陀佛…罪过，此乃淫逸之罪…莫要这般。”易初回头看了眼自己和阮卿言的身姿，羞得连话都说不利索，见她慌张的想要起来，阮卿言急忙扶住她的腰不让她动，在这种时候，阮卿言自然是用了妖的力量，易初根本不可能比得过她。

“是悠悠说怎么做都可以的，乖，莫要乱动，书上说这样会很舒服的。”阮卿言在这种时候才会觉得易初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人，也难得的见她露出慌张的神情。易初回过头，眼睁睁的看着阮卿言把头凑过来，埋在自己腿间，紧接着，视线便看不到她的举动，可下身传来的那份微热与潮湿，却让易初整个人都不由得绷紧，全身止不住的发抖。

她没想到阮卿言居然会用嘴巴…竟是用嘴巴含住了自己那里，易初所受的教育，所处的环境，让她根本没有想过这种事，不要说是亲身体验，就是听闻都会觉得诧异无比。而此刻，阮卿言居然就这样含住了那处污秽之地，还把自己摆成这种姿势。易初很想问阮卿言看的什么书把你教坏成这般，可此时她已经分不出其他心思去问这事。

“啊…言儿…不要…那里脏，别舔了…啊…阿弥…陀佛。”易初不停的让阮卿言停下来，可阮卿言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她不觉得易初这里脏，反而恰恰相反。正如心中所想，易初这里香极了，比之她鲜血的味道还要让人沉醉。阮卿言的蛇眸变了变，就连舌头也渐渐有了化为信子的趋势。她索性伸出信子，直接深入到易初的体内，在那处狭窄的甬道反复的舔舐伸缩。

信子比舌头长许多，更能深入到手指都无法触碰的位置。阮卿言觉得自己舔到了一个软软的内壁，却不知是什么，可每次舔弄的时候易初都会抖的很厉害，她能感觉到易初是快乐的，否则就不会在自己这般做的时候涌出如此多的热泉。

“言儿…不…啊…”易初不知道阮卿言的舌头变了信子，还好奇她的舌头怎么会这般长，如此灵活的在自己体内那般搅动。易初觉得自己就要羞愧致死了，那不堪的位置被自己喜欢的人舔弄，分明是这么放荡的动作，可她却觉得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愉。

被阮卿言舔的地方一直都在收缩，一阵阵轻痒又酥麻的感觉顺着下体扩散到双腿再到小腹，让易初的全身都没了力气。她死死的抓着枕头，努力克制叫出来的欲望，可喘息沉重不已，她忍不住这种感觉，第一次有了失控的情况。

“啊…嗯…观自在菩萨…行…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唔…照见五蕴…皆空，渡一切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…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…受想行识，亦复…啊！”易初轻声叨念着清心咒，想要用这种方法忍住喉咙里羞耻的叫声，可阮卿言偏偏不让她好好念下去，不停的捣乱。

“悠悠你干嘛念经，好讨厌。”阮卿言没想到易初会在交配的时候做出念经这么没情趣的事，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易初。见她终于不再舔自己那里，易初松了口气，回过头看着阮卿言。这一眼让后者微微愣神，因为身体的欢愉，易初眼眶里积了许多眼泪，她趴伏在床上，虚弱无力的看着自己，唇瓣还印着咬痕，看上去可怜极了。

“言儿，莫要用这么羞人的姿势可好，这般动作，我…我已不知该做什么才好。”易初低头说着，耳朵红透，就连耳廓里面都染了粉红。见她是真的很害羞，阮卿言想到易初还是第一次，便让她重新躺回到床上。

“悠悠，方才舔你的时候你舒服吗？”

阮卿言明知故问道，她当然知道易初很舒服，自己也很舒服。易初那里的水好甜，像是掺了蜂蜜一般，甜而不腻，还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清香。喝了之后阮卿言觉得自己的身体也

舒展开了，她觉得易初不仅仅是血神奇，就连那里的水也好神奇。

“阿弥陀佛…色即是空…色即是空…”听阮卿言还来问自己，易初羞得闭上眼睛，赶紧念起经文，看她那害怕的样子，阮卿言第一次觉得经文不那么让自己头疼，居然还有点可爱。她伸出手指，重新进入到易初的身体里，也把头埋进去，用舌尖轻舔着易初花瓣里那颗红彤彤的小豆豆。

她平日里自行解决的时候最喜爱摸这里，有时候不需要进去身体里只摸小豆豆就可以没顶，她知道易初这里定也是很敏感的。果不其然，当自己含住那里的时候，易初的经文便卡住了，她分开在两边的腿不停的发抖，想要夹紧，却又夹住了自己的头，惊得急忙分开。

“言儿…言儿…”易初没想到阮卿言还会再舔自己那里，还同时进入了自己的身体。早在刚才易初就几乎承受不住，这会两方面一起来，她初经人事的身子自然很快就被击溃。她觉得身体不受控制的在发抖，尤其是小腹抽搐的极为厉害。她好想叫出来，可是她已经破戒多次，若叫的那么放荡，岂不是太过亵渎佛门。可若憋着，自己实在…难以承受。

“言儿…我可以念经吗？嗯…我若不念经…怕是…怕是会受不住…”有了刚才阮卿言的抱怨，易初不敢直接念出来，还询问了阮卿言。后者这会自然不会理她，只点了点头，还顺着点头的摆动轻轻咬住小豆豆，易初倒吸一口气，她抱紧了阮卿言的头，不由自主的把双腿分开，双眸迷离的看着她。

“嗯…舍利子，是…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…不…不增不减。是故，啊…嗯…空中…空中…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…唔！啊，嗯…言儿…言儿。”易初第一次有了念经中途忘记下面是什么的情况，到了后面更是一个字都没办法再念出来。

下身随着阮卿言的进出，不停的开始抽搐，就连阮卿言的指腹在自己皱褶的甬道里旋转都能感觉得清清楚楚。易初不想用力，可那里还是紧紧的把阮卿言的手指夹住。易初觉得小腹在颤抖，她用手捂住，希望那里不要再抖，可这样的身体反应，根本不是她所可以控制的。

尤其是那翻涌而出的热流，更是让易初羞愧不已，她知晓这是身体没顶的反应，阮卿言也经常是如此，每到这时候便会涌出些液体，虽然不多，但也会把身下的一小块床铺弄湿。易初忽然想到，今日床铺下没有垫毯子，若是自己弄脏了床铺该怎么办。可还没等她细想，阮卿言的手指顺势探到了身体最深处，易初本来还能忍耐，这一下子却是全部告终。

她抱紧了阮卿言，无助的瘫软在床上，她觉得自己也流出许多羞人的水，定是会弄脏床铺，可没想到，下一刻阮卿言已经含住自己那里，将水全数喝了下去，虽然不算太多，可吞咽的声音还是很清晰的回响在房间里。

易初已经无颜面再面对阮卿言，便趁着她吞咽的功夫用枕头蒙住脸，羞得不敢再出来。过了会，阮卿言砸吧着嘴，心满意足的起身，就看到易初露着红色的脖子在外面，双手紧紧的把枕头压在她脸上。

“悠悠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阮卿言伸手去抓易初的枕头，却没抢过易初。

“阿弥陀佛，今日罪孽深重，我羞于见你，言儿，让我先调整一下。”易初觉得不好意思极了，看到她这样子，阮卿言忽然觉得易初极为可爱，不过就是爱人之间的事，悠悠干嘛害羞呢。而且…自己也好湿，好难受。

“悠悠，你别忙着害羞了，我下面好湿，比你的还湿，你帮帮我，我忍好久了。”阮卿言说着，用腿心夹着易初的大

腿，轻轻蹭了下。只是这样简单的触碰，易初便觉得自己打大腿整个湿了一片，可见阮卿言那里有多泛滥。

“言儿，你…你怎的成了这般。”易初找不到合适的词，若用放荡也不合适，毕竟她也知道，阮卿言是蛇妖，在情欲方面的渴求是极为强烈的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看着悠悠那么漂亮，我也湿了，这里在发抖，好想让悠悠把手指放进来。”

阮卿言说着，坐到了床另一边，对着易初分开腿，借着外面微弱的月光，易初看到阮卿言潮湿不堪的腿心，那里早已经被浸泡的湿透，这会还有不少清透的液体顺着那小小的洞口溢出。

见易初盯着自己交配的地方，阮卿言的脸色也不免泛起红晕，她挑起双眸，金色的瞳孔布满情欲，不用说便可知道她的诉求。易初起身抱住她，用手轻轻摸上那里，如火般的滚烫在掌心蔓延开，而那朵脆弱的花瓣就在自己的掌心中颤抖起来。易初知道阮卿言定是难受极了，便顺着她的意思，把手指送进去。

“这样好些了吗？”

“嗯…悠悠再深一点，很舒服。”



作者会有话唠叨哀怨版：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万恶之源，在宝宝还没说下一句话之前，你们还来得及赶紧跑。然而，现在还没跑的，你已经掉入了今天话唠的深渊之中…

从大概14年开始，网文就开始严打了，现在基本上写h的作者已经蛮少了，我都已经饿得快没肉看的地步了。其实现在之所以写h，除了自己喜欢写，情节需要以外，也是给读者送福利的时间。写h对来我说并不难，可是发文却很

难。要做成pdf模式，要上传云盘，然后还要放提取码之类的。这么多话环节加在一起，真的是比晋江直接发普通的文要麻烦多了。

正所谓，读者觉得去网盘找文麻烦，作者也同样觉得麻烦，如果可以，没有人会喜欢做麻烦事的。我写h也无非是希望博取福利，也是希望通过h把，大家轻松开心一下，然后能够多多留言之类的。然而…包括前戏加昨天的正经h下来，留言真是惨不忍睹，可能是大家都去网盘了然后忘记回去留言了，虽然我在网盘也说了蛮多次吧希望大家都能回去留个言，然后也是惨遭无视。这种感觉是心累的，为什么重视留言，当然是为了文积分，为了文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。没有作者会不喜欢自己的文被大家知晓，而且看留言也是作者很大的乐趣之一。为了让大家留言，我每天都在写很多的绿字，从最开始觉得有很多话说，到了最后渐渐变得无话可说，可还是在努力想梗，为了让大家看到绿字之后能够去留言。然而我发现，这样的做法然并卵，似乎没什么用处。

今天真是感觉心灰意冷，因为要健身的缘故，所以每天码子时间不多了，今天还要发微信和这个文，今早七点就打算起来码子，然后看一眼晋江少的微妙的留言，真是非常挫败的。直接什么都不想写，看了一天的动画。之后健身回家，觉得…自己很幼稚吧，为了留言没动力写文什么的，总有这样的事发生，但真的很幼稚，毕竟留言不是全部。

所以，还是把这章写了，虽然可能错字会有，然后恶趣味上也不太达到心理的满意，但还是按时更新了。作为一个负责人的作者，我是拒绝烂尾的，所以说此文终将会走向完结，不论是中途发生什么。

最后我想说，每章大概有一千个人看，留言的人居然连50都不到，我想我还是有理由灰心的。当然我觉得这主要的原因在我，应该是我写的不够好，所以大家看了不想留言。所以可能明天不会更了，我需要停下来整理一下这个文。

嘛…今天在微信也说了很多不讨喜的话，或许是心情不好的缘故，如果让一些宝宝们不开心了，无视我就好。

感谢看我说了这么多废话的大家，非常感谢。